

LEZS

www.lezsmeeing.com

09

Issue 09 | 2013

PEOPLE

林辰唏 × 仔仔 分身小號對手戲

FOCUS 對話

愛情 × 工作 × 夢想 × 成家 × 衣服 × 品味

陳雪 × 顏忠賢 × 林寒玉 × 張漠藍 × 佛化婚禮拉子伴侶 × 台中港女同志 × 同志家庭

SEX n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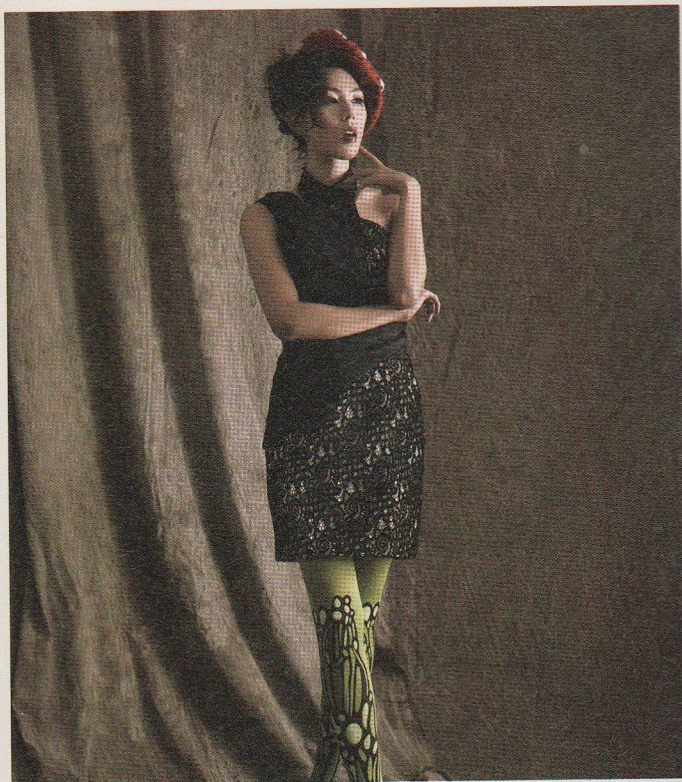
Fucking Amazing

愛要怎麼做？

拉子美姿美儀大賞

Lez's Meeting Magazine
Special Issue 09 2013
LEZS 愛女生 無限大 ∞ NT\$119





我們不需要很專業

我們只需要有觀點

只要妳是女同志

只要用妳的觀點

抓住屬於同志獨有的視界……

■ 投稿辦法：

請以任何雲端媒介將照片或插圖分享，我們會定期觀賞，一經錄用，稿費另議。

P.S. 限於印刷精緻度，影像檔案不得低於700KB。

分享帳號：lezsspecial@gmail.com

出版發行

2013年4月

Publishing

頤創藝有限公司

Address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34號5樓之1

Tel

02-2702-2471

Mobile

0938-133-371

Email

lezsspecial@gmail.com

Website

<http://www.lezsmeeing.com>

Creative Director

王安頤

Chief Adviser

Shawn Chen

Executive Chief Editor

陳品穎

Special Editor Team

大腳 馬欣 陸君 陳一咪

維維 李屏瑤 咪咪大師

抵屎泥公主 Bjork Huang

CatseyeNana Kuan Kuan

ONE ShadowKu

版型設計

Piecefive

封面設計

Subwei

美術設計

Subwei

刊登廣告

0938-133-371 小安

行銷業務

0910-103-414 Seven

客服信箱

lezsspecial@gmail.com

客服專線

02-2702-2471

分色印製

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823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複製

©2013 頤創藝有限公司 Printed in Taiwan R.O.C.

ISSN 22238220 定價119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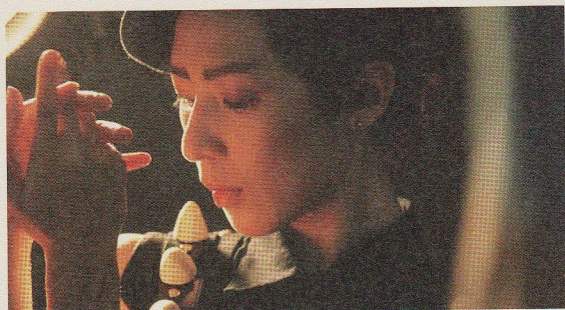
■ 您可以在以下地點買到LEZS：

博客來、金石堂、誠品書店、何嘉仁、墊腳石、晶晶書庫、愛之船、小小書房、讀冊生活、女書店、世界書局(美東)、Kubrick(香港)、以及只要有網路就存在的女人國官網 <http://www.lezsmeeing.com>

■ 電子書版本請上：Pubu電子書城、ZINIO書報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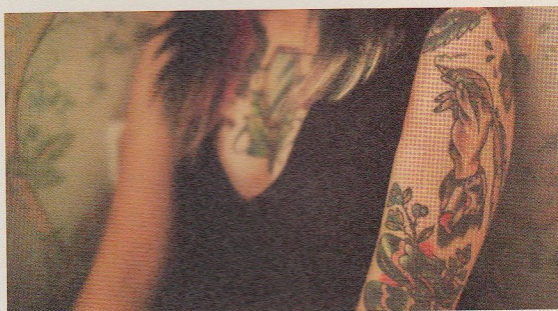
PEOPLE

016 **林辰唏 × 仔仔**
分身小號對手戲
-Bjork Huang



FASHION

028 **女孩與刺青之間**
The Girl With Her Branding
-Shadow Ku



EDITORIAL

001 搭上超速時光機，與自己的深夜對談 王安頤

VIEW

003 一起期待「戲如人生」吧 大腳

005 「不存在」的聲音 抵屎泥公主

007 我的跨性別姐妹 欣潔

009 嫁給自己所以是陸太太 陸君

OUR SONG

010 幾朵貧脊中的妖異，讓我識得自由。 馬欣

TP LIFE

012 自己生一個／標準家庭？／轉不過來 維維

ONE EYE

014 那天，她們問我可不可以拍她們 ONE

SENSE

038 少女前輩的交換日記 馬欣、陸君
兩個女人的寂寞公路，對話還是不停地跳舞？

064 愛人同志，在米倉 Kuan Kuan

我的跨性別姐妹

文/欣潔

當我還是一個小拉的時候，我對未來的想像是只有生理女性的。我希望生活裡除了我爸和我哥之外沒有其他男性存在（沒辦法當時覺得家人無法選擇，只能默默承受），「純女」的生活是我那時的理想天堂，連參加藝術治療訓練相關課程的時候，畫出來的未來家庭的圖像都只有媽媽妹妹女朋友和我，心底的確是暗自覺得如果連鄰居都是獨居老太太那就更好不過了。

還沒打開性別之眼的我，小時候的想像很單純，同志就是女生愛女生，男生愛男生，其他人應該就是異性戀，男生愛女生，女生愛男生。當然也還是知道有些人會想要改變自己的性別，但那離我很遠，都只是「聽說」。直到八九年前，認識了我的第一個跨性別姐妹朋友W。認識W的時候，有人跟我說她是跨性別，因為那時候聽聞很多踢小時候以為只有男生才能愛女生，所以想要變性或是長出雞雞的故事，當時我第一個想法是「中性的她／他，應該是女生想要變成男生，像很多踢那樣」的那種跨性別。後來在更多場合有機會多聊之後，才發現「她」其實原本是「他」，而且「他」想變成「她」，愛另一個「她」。

說真的，當時我的確有些震驚，而且腦袋裡馬上出現了「如果他愛女人的話為什麼還想變女人？用男兒身愛女人不是比較容易嗎？」之類的幼幼班問題，完全無法想到自己根本也是一個貨真價實女人愛女人的鐵錚錚範例啊！人家就是比我多轉了個彎，希望調整生理性別罷了，但在還不通盤想

透這件事情之前，我的腦袋就是怎麼轉都不明瞭，甚至得知W尚未進行手術之後，還不停思量著到底要把他／她當成男或女，該怎麼和他／她相處。竟然完全沒想到，自己會怎麼希望異性戀和我相處，我就怎麼和W相處啊！難道我會希望我的異性戀朋友用特殊的態度對待我嗎？還是我會喜歡別人跟我講話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深怕傷害到我的樣子？

之後，透過W和工作，我認識了越來越多的跨性別拉子朋友，不管是純粹外表扮裝或是透過手術變性、不管是認同自己為T婆還是不分。和這些一起重新學習怎麼當個自己理想中的女孩，怎麼尋找適合自己的外在形象，甚至是怎麼在拉子圈裡尋找適合自己的另一半；我花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來建立的自我認同與自信，這些勇敢的女孩卻要在短短幾年內就要全部砍掉重練，仔細想想其實真是很不容易！然而，這些簡單的答案竟然也花了我幾年的時間才真正理解，進而試著將每個新認識的朋友（不論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為何）都當成一個特別而獨立的個體，而非用這些外在的標籤去設限人的可能性——這也是許多同性戀對異性戀社群的期待，不是嗎？而我們之所以會成為一個LGBT（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同志、跨性別同志）的社群，就是因我們都看起來似男似女也可能不男不女，也有可能愛男又愛女。跳脫傳統二元性別想像，充滿著可能性的各種認同，也才是真實呼應著屬於同志六色彩虹的多元繽紛吧！

LEZS

欣潔

台北人社工魂。台灣同志諮詢熱線中生代老屁股。對於人們之間的性別互動有無可抑制的喜愛，喜歡說故事更喜歡聽故事，覺得每個人的生命都有獨特之處。尤其是那些在行為背後不為人知的那一面，相當美好。期待自己一直有勇氣呈現真實，所以立志做一個全球出櫃女同志。希望能夠不故作討好世界的姿態，緩緩走自己的路。現從南半球的雪梨歸來台北展開新生活中。

台灣、中國、香港女同志跨界對談

天涯海角，愛女生是我們共同的身世

文字整理／呂欣潔 照片提供／Joanne、大拿、欣潔



A： 2009情人節在北京前門拍攝同性婚紗照，倡議中國同性婚姻立法。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口音，來自不同的土地，愛女生是她們共同的身世，讓她們在天涯海角相遇相惜，無論身處台灣、中國、香港，她們都為著共同的身世爭取愛的自由，在社群裡陪著受傷的同志為愛前行。



2008年參加了華人拉拉聯盟¹認識 Joanne 和大拿，幾次前往中國討論女同志的議題，感受到相同的黃皮膚黑眼睛底下，其實是那麼地像、卻又那麼地不像。像的是那些曾經愛上女人或對自己性別疑惑的心境與經歷，華人傳統文化對於婚姻與傳宗接代的壓迫與高度期待，還有那些把女人框住的層層枷鎖。不像的是香港人較為顧己的民族性，加上強勁的宗教反同勢力，讓 LGBT 同志壓抑莫名；中國的言論

受限、人民團體被壓制，只能用創意在夾縫中求得生存與一絲改變；在台灣，或許我們已經走過了最苦的年代，但對於未來，我們仍徬徨未知，只能步步為營、試圖從蛹中蛻變出屬於自己的燦爛樣貌。經歷了好多次的書信往返，終於在三人忙碌的工作中某日傍晚抽出了一點時間，透過無遠弗屆的 SKYPE，展開了這場跨區域的拉子對話……



Joanne

出生香港，原生性別男，經歷了四十多年的身分掙扎，2009年終於進行性別轉換手術，所有身分證明文件正式更改為女性，但仍堅持自己跨性別並愛女性的身分。2008年成立跨性別資源中心並任主席至今，致力於香港推動跨性別運動，以教育為基礎出發，為社會人士及跨性別社群提供資訊及資源。



大拿

八〇後，冷門專業女博士。成長於邊疆小城，2008年揣著邂逅高瘦白的美麗憧憬出道於北京，開始參與中國的同志運動，2009年至今漂在香港。現為北京同語核心成員、華人拉拉聯盟委員兼秘書長。過去五年，當過花瓶，出過苦力，在運動的路上越走越遠，心裡夢想越來越簡單：尋常人生，大愛無界。



欣潔

台北人社工魂，一腳已踏入而立。2004年懵懂無知第一次被推上講台訴說自己的同志生命，從此跌入運動。曾任台灣同志遊行總召集人，現任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文宣部主任。相信運動要從自己出發。出道十二年，出櫃十年，一路上的風景，都是成長，只求有真實的勇氣。

1. 華人拉拉聯盟 非政府非營利的跨區域社會團體（英文譯名 Chinese Lala Alliance [CLA]），為華人女同性戀者、女雙性戀者及愛女人的跨性別者的組織與個人搭建交流平台，提供支持、共享經驗和訊息的服務。



D：「我們要睇同性戀電影」T恤，宣導中國廣播電視總局取消有關「禁止同性戀題材影視作品」的相關規定。



E：華人拉拉聯盟2009年的「彩虹快閃」活動照（大拿的手）。

Q：中港台三地女同志社群的現狀？

Joanne（以下簡稱J）：香港女同志社群都不太活躍，現仍活躍的女同組織只有香港女同盟會²，所以好像沒有太多的支援。香港有些女同都是在攞婦運，但都沒有太出櫃。

欣潔（以下簡稱潔）：台灣早期女同志非常活躍，但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好像能見度越來越低。台灣女同志很活躍的時候是婦運很昌隆的時候，但婦運帶出同志運動之後，男同志的活躍程度就大增。

大拿（以下簡稱拿）：大陸這點就有點和台灣反過來。最開始大陸的女同一直是和男同一起，近兩年，才開始和婦運越來越近，好多拉拉投到婦運裡衝鋒陷陣。我覺得大陸的女同社群，好像05年是一個點，像北京同語、上海女愛、成愛、les+³都是05年成立的。流行文化方面，05年的「超級女聲」，一下子出來好多中性的女生，接

著就有種感覺，好像走在路上隨處都是拉拉，能見度突然就提高了！

潔：對！05年的時候突然就覺得大陸的女同志都跑出來了！很多大陸的中性女生也紅到台灣來。

Q：當地女同志的能見度如何？會被有意無意忽略嗎？活躍度和男同志相比如何？

J：我覺得有些時候是合作之間的矛盾，有些是情緒，很多拉拉在性別上覺得仍然很受壓迫。我昨天在大學遇到一個拉拉，她一見我就很緊張，什麼都沒做，她已經覺得很受壓迫了，或者太多人認識我吧！

潔：我去演講，每次問台下聽到同志想到什麼，大概有九成的人講出來的都是跟男同志有關的，或是對男同志的刻板印象，比如：淫亂、愛滋、轟趴啊，或者說很帥、很有藝術天分，或蔡康永之類的，講到女同志的大概只有一兩成，一般人對同志的印象還

是跟男同志比較有關。

J：我覺得不完全是忽略的問題，有很多是溝通模式和生態的問題導致女同被忽略了。

拿：我覺得香港的生活節奏太快了，大家都有點疲於奔命，除了工作的時間就是基本的生存時間。能擠出時間做社會運動的人真是從命裡擠時間。那真是用生命去做的運動。不過我不是香港社區的人，僅是說說我自己的觀察。我覺得大的社會分配不均，女生普遍在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上劣於男生。如果連經濟獨立都難以做到，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更難了。教育也是另一個問題，就是在（華人）社會的傳統價值裡，女生仍然被期待順從，少說話等等。

潔：女生可能要花更多時間求生存。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跨性別也是，要在社會的夾縫中求得好的生活已經不容易了，哪有時間出去做運動或爭

2. 香港女同盟會 2003年7月1日成立，香港性別人權團體，2008、2009及2011年香港同志遊行主辦團體之一，致力改善香港性別人權歧視與壓迫。網址：<http://wchk.org>



F: Joanne帶著「跨性別資源中心」及「華人拉拉聯盟」的banner參與台灣的同志遊行。

G: Joanne (中)、香港首位出櫃的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左)、同志教會基恩之家黃國堯牧師(右)，與香港政府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在公開講座同台發言。

取權益呢！

J: 其實也不太一定，在香港通常男性的負擔好像比較大，最主要看你怎麼花錢。不過在香港的女生的確比較期待順從，也比較被動。

拿: 香港比較特別，男女收入差距似乎沒那麼懸殊；所以在香港有很多單身的女性。大陸這點就很難。

潔: 我以前在接線的時候常接到拉子打來說，家裡會把錢或房子或車子留給兄弟，但女生就會被覺得說好像總有一天會嫁出去，所以家裡都沒有女兒的空間。

拿: 但我覺得香港的性別刻板形象好像是最強的，比如我覺得香港的T都滿偏向跨性別，滿多人抗拒自己的女性特徵。

潔: 我覺得台灣的T也有，但這幾年不分盛行啊。我覺得台灣三十歲左

右的T婆都還是挺分明的，但比我小個一兩歲的之後，就有很多不同的性別氣質出現。

拿: 大陸的年長的T就還是很man，不過我這一代就特別流行不分。我也好奇香港的T有多少會接受自己的胸，我身邊是認識的比較少。

潔: 我在澳洲的時候，雖然有的T很man，但胸部還是很大的露在外面不會特別遮掩，哈哈！我看了都很害羞！就在他們身上，身材這件事情和自己T不T好像並沒有互斥的樣子。

J: 的確是，我有英國朋友也說是這樣子的。

Q: 當地女同志找伴的管道是？會很困難嗎？

拿: 我覺得香港非常難。香港的拉拉都挺害羞的，所以像一些party，本來就少，去的人都是和自己的朋友玩，比較難認識新人。好像也比較少

社區服務性的活動。之前有一個拉拉網站，現在好像也關掉了。反正我是覺得滿難認識人的，否則之前怎麼會單身一年多(笑)！中國的大城市似乎沒那麼難，不過小城市還是困難的。

J: 基本上除了T bar，沒有拉拉的聚腳地。我聽很多說是在網上找的。說到跨性別的話，香港基本上沒有拉拉活動不歡迎跨性別的，不單是跨性別拉子，其他跨性別都可以。

潔: 台灣前幾年和香港不太一樣，跨性別拉子的議題也吵得特別兇，比如說有個拉子運動比賽活動就不許跨性別拉子參加。

J: 我有被一位拉拉問為什麼要變性！我說我跟她其實是一樣，女生喜歡女生。但她很不滿意，她覺得我不變性去喜歡女生比較容易……這我當然知道吧……到現在她也不太明白！

潔: 台灣的話，我小時候大多數是

3. 中國大陸女同志社群。「北京同語」北京女同志團體；「上海女愛」專注女同志議題非營利組織，舉辦許多女同志活動。《les+》中國女同志刊物，經歷多次改版，內容以女同志生活為主，並涉及雙性戀、跨性別及女性主義等議題。



J：2010年欣潔擔任遊行總召與主持人，向彩虹大使阿密特索吻。

H：熱線親密關係小組「兩個媽咪一個娃」講座，分享自美來台工作的一對拉子伴侶生子的故事，參與者近百人。

I：台灣談話性節目《新聞挖挖哇》中，欣潔代表熱線對社會同志相關事件發言。

從網路上認識人的，那時候有壞女兒⁴，或是可以透過《女朋友》雜誌⁵交筆友，也有一些專屬於女同志的論壇像2girl。雖然現在有很多實體活動了，像熱線也常辦活動，但PTT的Lesbian板還是很多徵友文和她介文，透過網路還是滿常見的。

J：香港還有大約三間T吧，我都沒去，但有些喜歡喝酒的T很喜歡去。

潔：我記得我第一次去香港參加同志遊行，有人跟我說要帶我去T bar，結果我濃妝打扮之後就進去了一個很像人家客廳的四樓，瞬間覺得自己過度打扮了XD。各地T吧的型態可能都不太一樣的。

韋：中國的城市中，我覺得北京的交友機會可能算最多的，T bar也有，party也有，還有同志中心、女同志中心這樣的社區服務中心，網路上的活動和聚會也滿活躍的！我覺得大致上，中國比較大的城市都會有T bar，

二三線城市就很難。我自己感覺這種情況就像台北和台南之間的差別。

J：香港有一群比較西化的拉拉，比較活躍，因為每月也有兩個party，是一個英國和一個新加坡的拉拉攏的。

潔：T bar文化在台灣也一直都有，從唱歌有公關的那種，到走時尚流行有DJ風格的bar或party都有。但多數還是都集中在台北，走出台北就資源比較少。台灣的拉子也挺害羞的，在bar裡常常都比較跟自己的朋友玩，跟我的gay朋友常去gay bar釣人的狀況好像有點差別。

韋：我在台灣T吧有被搭訕，舉手！去兩次，每次都有兩三個人說話。

潔：可能妳是台灣人的菜，快來台灣發展！哈哈！

Q：有沒有香港或北京的私人景點或活動可以推薦給LEZS的讀者？

J：<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420697659/?fref=ts> Les Peches是香港最活躍的女同志活動，她們雖不是非營利組織，但也有參與一些同運。

韋：北京的話，有同志中心、女同志中心（前身是拉拉沙龍），《les+》也經常搞活動，不過不定期。

Q：可否談談妳所屬的組織？當初為什麼想要加入？

韋：當年酷兒影展第一站在北京，我為了去看人就參加了。當時我在北京還沒有很多機會認識女同志（笑）。那次認識了北京同語的創辦人閑，留了聯繫方式，後來她也沒理我。有次走路遇到了，就又留了一次聯繫方式。閑之後就積極介紹人給我認識。我投桃報李，開始幫同語打雜。加入華人拉拉聯盟是被閑遊說的，她說可以認識很多拉拉。我一聽，整個華語地區的拉拉呀，那有多少高瘦白！然後腦袋一熱，就去競選委員了（笑）。

4. 壞女兒

成立於1996年，曾是台灣女同志第一大bbs站，站規開宗明義以「尊重女性及同志為第一要務」，謝絕不尊重者入內，曾是台灣早期女同志相互現身的關鍵字。

5. 《女朋友》雜誌

台灣女同志刊物，1994年創刊，穩定發行七年創下同志刊物最長紀錄。

J：我一开始是被一个朋友带去香港女同盟的，后来就当选了干事，不过后来想专心做跨性别的事情，就离开成立了跨性别资源中心。不过2007年我去参加的两岸三地拉拉警队，对我投身运动影响是很大的。

潔：我当初是因为念完一年社工系想找地方当志工，跟著学长到热线参加接线义工的培训。不过影响我最大的还是开始加入热线的教育小组到处去演讲，活生生血淋淋看到社会的歧视，但也看到改变，就越做越上瘾！

J：我也是啊！一直演讲对我来说很有力量！

拿：我的原动力一直都是可以看更多的拉拉……思想境界差距好大（笑）！

Q：在组织工作中，有对你影响重大的事吗？

J：或许，看到一个又一个帶著伤痛的人来到我面前求助，我都无法选择离开。而我一直做运动，也是要纪念我两位自杀离世的跨性别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正在做手术评估，遇上很多不同的困难及伤害，选择烧炭结束生命。另一位没有准备变性，但因女朋友及家人的不明白而跳楼。我一直经常想起这两位朋友；难道就没有人会关心、明白她们吗？

潔：我觉得我的心情跟Joanne有点像，有时候好累但看到很多来我面前求助的人，或去演讲看到台下的小拉小gay眼睛闪闪发光，看到你就像第一次看到希望和未来的感觉，就觉得

这件事情真的要继续做下去。我那年当游行总召的时候和头两次上电视其实被很多人骂惨了，但没过几天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四十几岁的女同志，因为她妈妈看到我在电视上，二十几年来第一次跟她聊到同志这件事情，所以她写信来感谢我；这件事情鼓励了当时的我，没有放弃运动。

拿：我觉得当选华人拉拉联盟委员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以前我对同运的态度就是兴趣爱好，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边缘群体，比如说少数民族、宗教、性工作者，我的兴趣在边缘群体，这可能是跟我成长在一个小城市有关。所以，同性恋不是我唯一的身分，我也有兴趣参与其他的事。我最开始在同运是给闲当小秘，不需要做决策，不需要承担责任。结果，当上了联盟委员，工作推不出去，决策权推不出去，被逼著也被很多人期待要变成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所以就没办法一脚门裡一脚门外，于是被赶鸭子上架，就开始比较严肃看到自己在这个运动裡的角色，以及自己的工作。

Q：当地官方与民众对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氛围和倾向？

J：昨天晚上我们（我跟同志教會的牧師）才跟一个宗教團體辯論關於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問題。聽說香港政府比較偏向支持立法，但有部分宗教界極力反對。不過政府比較沒有官方態度，因為現在政府民望低，不會有大大立場。香港宗教界有一定力量，所以政府不敢太對抗。

拿：大陸官方對同性戀問題這兩年

的態度，通過主流媒體觀察，是緩和不少。但這還是挺難確定。民眾的話，也要看地區。可能比較發達的地區和城市態度要好些，偏遠地區還是一樣的保守。我們家那邊，一提到同性戀，還是會用很多汙名化的詞。北京民眾的態度，你看《新前門大街》呀，裡面有採訪（笑），我們當時拍情人節婚紗照，我覺得大概就是那樣子。

潔：台灣這兩年社會氛圍轉變得非常快，很多異性戀民眾和名人願意站出來支持同志婚姻，這當然跟多年來同志運動的耕耘有最主要的關係。不過政府的態度，還是比社會氛圍保守很多。我今年1月參加過一個立法院同性婚姻的公聽會，法務部的代表出來講話，面對全體支持同性婚姻的專家學者，還是一直說需要社會共識，不看近六成的民眾接受同志婚姻，反而一直提說有六成的爸媽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志，很讓人生氣！最誇張的是一直說我們不能只看歐美的經驗，也要看看日本、韓國對同志的態度，真的是推諉與迴避話題第一名！

時間一轉眼已來到當晚的八點多，還趕著要開下一場會的Joanne先依依不捨地離線，我和大拿還繼續聊著接下來要一同去曼谷參加國際亞洲同志大會。縱使工作總是一件件的不停歇，報酬也不高，但能為同志社群工作讓我們感到很幸福。關上電腦離開辦公室之後，我還回味著剛剛對話的感覺。這樣的一來一回激盪和彼此了解的過程，看到我們的相似與差異，縱使語調不同、或許腳步有異，但能停下，讓彼此都多靠近了一些。

LEZS